



世說新語補卷第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方正下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吳書曰。遜

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

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

盧珽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

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

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

家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

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

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襍新衣迎之。

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

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

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獻

歎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

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

留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

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

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

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

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

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

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

王云士龍六別有
勝凡處

世說補 卷一
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
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
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
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竟就充懷。衆初怪
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
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欲有一老婢。
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
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
痛之。贈一金盃。箬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
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
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
春煖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
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
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
蓋相承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王太尉夷甫也。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

劉云似狎水

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
用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
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
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

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
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

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

槃。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
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温縣領校向雄。送

書並西風之
三五封傳燕真書

王云註引為真曹書遂兩用之

劉云憾而已非方正之選也

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喝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邾。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邾。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劉云斯人於倫好如此尚足論名品邪
王云此稍近方正然得無過邪

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内。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鄧粲晉高。字仲智。顓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顓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鄭后之寵。欲舍

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上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諱紹。字道

幾。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

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

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湏臾温來。敦

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

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

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盖非

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

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温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矯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

軍敗績。顓長史郝掇。及左右文武。勸顓避難。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

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王云可稱曰正

卷之四

王云丞相末年大
不滿人意在保存
諸叛賊蓋渠於節
義二字不大分曉

蘇峻時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

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

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

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

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

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孔羣在橫塘

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

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

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

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

因眾坐戲語令術

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

劉云情措甚真宜
在朝廷之上
王云正氣語乃作
亦許巧妙

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

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

孔子之和之曲三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

終匡人解甲罷

者猶憎其眼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

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

徐廣晉紀曰江彪字

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

傷有客曰此年少戲

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

劉云丞相雅量此
年少不讓小伎自
多宜戒

王云語蘊藉似王
公

劉云言伯仁以棟
梁自居而絕人也
又云勸柱語柱自
佳語又佳

棋品曰。彪與王恬等
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

蚤卒。時為悼惜之。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周侯

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

愛。阿奴。謨小字。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

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

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方正。劉云。以年陵。忽大有以此為方正奇。矯取名取害心術。王云。仲智傲狠。伯仁友愛。正都無闕。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

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方正。劉云。以年陵。忽大有以此為方正奇。矯取名取害心術。王云。仲智傲狠。伯仁友愛。正都無闕。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

王丞政本非新
王丞政本非新
王丞政本非新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讐。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

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

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

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

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

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蚶蚶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蚶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

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

王丞政本非新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君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

累遷廷尉卿。庾司空為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

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相問訊甚至

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劉云此却非周嵩
比
又去惜不見話言
以下皆以氣貫

世說新語

王云當以使君為
向義自明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
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
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桓公議移洛陽鐘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
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
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簾。桓不能奪。

王云意未肯降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人夫夫不難。難於共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
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
之諱不出門。餘
無所諱。晉書東山。其貧乏。固時。其為諱。今

王云係多穢行故
累受此辱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
曰。咨予與公。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
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
永戢話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羲。字叔
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

位建威將軍。吳國
內史。道恩。羲小字。曰。我亦與君。其對。其之。其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晉書曰。陸
納。字祖言。

世說新語

劉云謂從此作目錄
王云此語殊有益

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術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稱其忠亮。至代北。與晉路曰。東漢守外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

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

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

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戴安道少有高名。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有清操。恬和通任。

甚為劉真長所知。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

辭徵命。遂著高向之目。武陵王司馬晞為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

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

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

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劉尹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

世說新語卷之六

劉云安石渚會稽地名

劉云薄温之詞

世說補

卷七

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温別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

王云舊以面兵為句。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癡。見畏桓温面。孔渠兵也。那可嫁女與

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世說補

卷七

七

劉云謂薄待大臣固可然殿脚比之屨躬擲去似為不可

王云註更委恣

太極殿始成

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

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

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

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

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云事敗下似落一誅字

劉云捷急語耳非方正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

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忠

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

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

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廣字野民

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謝

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欬戲。宋書曰。謝

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

史。晦為孟昶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

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

行。王弘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中軍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在選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

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

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

退。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冤人。祖嗣之。中

卞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冤人。祖嗣之。中

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甚有剛氣。會稽

太守孟顓。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幘耳。今已投之。卿

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見顓別

任彥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

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

多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

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

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用為中書郎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

我彥升大慚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宋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

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任中書監加散騎常

褚彥宣南史曰褚炤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

以一目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

眇不拜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

回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仕宋為彥回子賁司空後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

南史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

侍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

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

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

以輜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

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司馬光通鑑曰。宋主下詔禪位。

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

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

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也。少事蕭惠開。惠開密

謂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上手迹。報答書

疏皆付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

所不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敷。別謝瀹。南史曰。瀹字義潔。陳郡人。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徐勉為吏部尚書。

梁書曰。徐勉字脩仁。東海郟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嘗與門人夜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在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

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

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

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
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辨
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麤已成立。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
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芟蓮。雖云人外。城闕
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宏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
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
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
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為烏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敕。畧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

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

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

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世充平。以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

群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真宗將立明肅后。

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第二女也。母龐。夢月入懷而

娠。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妃。章穆皇后崩。欲立為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

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東都事畧曰。丁未。天下封奏皆得預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王比之韓柳。名遂振。真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用。即啓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勝紀。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東都事畧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諡曰文。

王介甫雅愛馮道

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

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藁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者。以遺道。真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居景城。歲飢。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唐叅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

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

甫為之變色

東都事畧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秉行論文。彥博交結宮禁。貶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

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

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官省之事。遷侍中，允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

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與費文偉**。蜀志曰：費禕，字

文偉，江夏鄆人。遊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欲共會**

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

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

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

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

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

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

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

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

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

是吾意了矣。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善以教民。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

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

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

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

兵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

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

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

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

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

哭子夏亦哭曰天平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

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

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

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

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

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

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

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

欲毀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光祿

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

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

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

新野人

父豔

漢司空

敏涉獵

書籍善

左氏春秋

尤精倉雅訓詁

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

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

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蜀志曰來敏

字敬達義陽

人

敏曰聊

觀試卿耳

信自可人

必能辦賊者

蜀志曰來敏

字敬達義陽

人

敏曰聊

觀試卿耳

信自可人

必能辦賊者

蜀志曰來敏

字敬達義陽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

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

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

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

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

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歎曰。太

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

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

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馥與人圍棋。馥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

人圍棋。馥

王云闇當之解似
云默受

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阮侃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

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

王云夏侯故雅量
然得無傳之小過

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

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

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謫。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頽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

劉云換借携

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山人。有豪俠才。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於

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

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

為業。避亂江東。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王敦引為長史。

卷七

七

世說補 卷之六
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邪諸王所居。於是風塵

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接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

智調。而無儻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箸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劉云勝負本不待此。寫得祖士少慚。禮敬人。

劉云茂弘語錄

劉云甚善我輩所
未及

許侍中

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璩祖豔。字子良。永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璩仕至吏部侍郎。

顧司空

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

騏驥也。必與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畧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

達也

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知其量。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温太真嘗隱幔。但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

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

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

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王云非王散客也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

錢塘縣記曰縣近海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

爾時吳興沈充為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儉父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楮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

劉云晉人風教著此故為第一王云晉人以使為信

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

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類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

留阮放等。號兗州入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泰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

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

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劉云仲智狼傲故無別淚

王云晉人必野儒
注法亦重一
傳云晉人風趣

世說新語補卷第七

世說新語補卷第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雅量下

劉云謂此箭若著賊則六當應弦而倒矣。謬喜其射藝之工以悅安之。又云當時直復難為首以悅安之。矯情見謂雅量孰知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

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

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温嶠。

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

其案

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

廼安。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

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温深。雅有局鎮。常與桓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温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温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温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温服

憚也。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

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閭鼎所害。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

白粥。宴然無異。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

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昨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

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

敦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

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劉云桓自可人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

劉云古人常留此
等與後人笑今人
則不然

此始判優劣。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

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䟽示之。郗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

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與對前王之。以。轉。良。於。也。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

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

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

以鎮安朝野。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

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

甚美。四坐嗟異。

支道林還東。

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父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

就巖穴。

時賢竝送於征虜亭。

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

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

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

平。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劉云是道人語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

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

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

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

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劉云我輩人也

劉云只如此本分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

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

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入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綉萬端。馬牛驢

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

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

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修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

二王神宇。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群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僧彌。珉小字也。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蒼

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僧彌舉酒勸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講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

王云此不可解按衛軍或是呼小奴

云語都無取獨

世此有

豈即以僧孫小子為戲邪

劉云何等試法

世說補 卷六 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

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

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

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

至中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

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

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

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孝武。晉書曰。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弒。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柸屬星云。長星

勸爾一柸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晉字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未。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

足以為東氏。晉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

空張華以問。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楚賦諸文。文甚俳譔。三十九歲

劉云甚得體慢戲
何足復贊
王云如見其情狀

世說補

卷八

七

卒。元城為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王江州

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邪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

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驃騎參軍。

欲識陶淵明。

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

亦無忤也。

梁昭明太子撰淵明傳曰。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

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群。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

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

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

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晉書

潛本傳曰。潛既絕州郡觀謁。未嘗有所造詣。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或有酒要之。或要之

共至酒家。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潛稱疾不見。弘每

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先於半道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

之。齋酒。先於半道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

世說補

卷八

七

相聞歡宴窮日。續晉陽秋曰。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即眾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潛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

戲常若未解。

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

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嘗與謝晦傅亮。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

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

宋書曰。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

賜王景文。景文死。敕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

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灰。

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遂仰飲而絕。

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

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救。并藥賜歿。

沈昭畧。南史曰。昭畧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之。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父文

叔。侍中。昭畧性狂雋。使酒仗氣。齊高帝賞之。以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

歿。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歿華林省。南齊書曰。孝

嗣。字始昌。東海剡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

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干戈。須少主

出遊。閉城門。集百僚議廢之。未決。群小稍憎孝嗣。勸帝誅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酒。孝嗣飲至斗餘。方卒。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畧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符子曰。桀觀炮烙

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

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

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

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

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

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

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

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

侯多叛。王子比干諫。弗聽。微子乃與太師少師

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

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也。瀟

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卧。終不問外事。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

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孫。世祖崩。即位。寵幸中書舍人朱

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詵坦之等。率兵入雲

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文。已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纂大位。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

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

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祿

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

新安太守。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

至一萬。融獨注襯百。淑妃薨。建齋。僚佐襯者多

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

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

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

里仁。安定。鵠。觚。

世說補 卷八
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

之。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

下侍郎。克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

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七首至卧內。魏

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樞圭。相州

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又問

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取

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

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反。琦適

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下稱為韓范。

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

官。相哲宗。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食餽。不知身之在遠。猶覺寮雜記曰。北人

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麪。變麪。堪作飯。及餅。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

史李茂真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忠宣行狀曰。夫人

質之。輒罵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

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軾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例官。尋拜參知

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專以紹述為國是。詆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

哲宗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舟過橘洲。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

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所為耶。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

世諱補

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忤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識鑒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

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

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范曄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

城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

李杜。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

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

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

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衛子許

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

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

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

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

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

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

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

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

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王氏世譜曰王景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

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

王云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稱

劉云謂追殺此使乃小說常情

日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既畢令閒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皆二千石也然其對當以封官職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

蜀入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姜維字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鄭氏學諸葛亮辟

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

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傅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

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

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

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

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

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

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王云據此傳蘭碩
先識擇交故當動
與福會而別傳乃
云鍾會年少椒以
明智交會文太初
不猶勝於交叛臣
平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
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

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疆趙弱秦

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

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

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

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

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

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

有重名皆求交於椒椒不納也椒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椒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

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

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

劉云兵不當廢何
在孫吳

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

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傳名也。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

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議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

狡虜歛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曖曖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裴使君

也

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

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晉陽秋曰。潘

王云無容面斥之
註語是也

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

者。僕不復相士。

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哀之孫。

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期生少時
謝安見之
謂其不佳

劉云此語別見幾
微者也與劉真長
說殷浩同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畧常節每畜

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

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

以罪伏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衷張魁索紛索

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結出為西域戍已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竒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

王云羊公識更高
於巨源

又云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無德更佳

世諱補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荏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成。諡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

鄠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

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

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鄠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鄠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

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

士

王云人敗可耳何
得定知死塢壁明
博會多如此

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
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
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
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
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
過禮。自以年宿。不營
當世。以疾終於家。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

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
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
所害。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調度。江託
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

劉云語甚可悲

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
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
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
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
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
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

劉云英賢獨見為
鑒後來龜不自靈
可傷可戒。江州未
必不以滅親自詭
不知舒後如何

也。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
刺史。與弟敦作逆。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
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
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王

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

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

與顓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

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

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

辭。忱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

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

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

之。累遷江州刺史。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左僕射。贈衛將軍。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子于江。

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

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舍

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歿。昔鄴寄

賣友見譏。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

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

世說新語卷八

世說補
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之。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

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

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

轉升。論者比之荀粲。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穎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

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

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

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

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

讀亦遍。博學多

通。善談名理。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

州。殊有确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

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

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

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朝廷慮

父翼風。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

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

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

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

王云真長能識殷
浩駕馭桓温豈可
王劉並稱

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賔人也。其

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

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

衆寡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

稱識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

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

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

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

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于時朝議遣玄北。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王云正史堅姓符即蒲之變也此云當應符命從竹非是又云石虎時正姓蒲不得云符即

討。人間頗有異同之倫。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

于時氏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

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恭父蘊別見。王大自都來拜墓。恭

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

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

補不齊去恭時
又云可武和五致
時
王恭隨父在會稽
王恭隨父在會稽
王恭隨父在會稽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

恭為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宋明帝廢立之際。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父。拘之殿內。遇上無禮。將加

害。上先與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殞之後堂。王思遠南史曰。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

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

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

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

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

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遠小字。旬日。晏及禍。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彥。武帝時。為丹陽尹。位任

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

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疑晏反。乃密計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

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

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

琊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李密。別乘一黃牛。被以蒲鞮。將漢書一帙。挂於

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別見遇

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

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

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竒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隋書曰。楊玄感

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路巖。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諫議大夫。父群。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巖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佐崔鉉於淮

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佐崔鉉於淮

南為支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畧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

以本官平章事。為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

湏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相也。既而入為監察御

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

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

皆如鉉言。

韓熙載。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

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

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

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

相之。為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

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

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

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盡忠直言。後房妓妾。不

加檢束。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羣婢。後主乃喜。以為秘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李待制誠之。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

相辯詰。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在仁宗朝。因

縣。多善政。歷知兗濟舒瀛等州。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

世說補
卷八
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呂氏家塾記曰。包拯字希仁。嘗為京尹。令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爾一箇司馬家。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世說新語補卷第八

程